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MINGJIA
JINGDIAN WENKU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

苏曼殊

作品

苏曼殊

郁达夫

徐志摩
鲁迅

林

萧

郁达夫

徐志摩
余英时

张

徐志摩

萧

郁达夫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

苏曼殊作品

苏曼殊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经典文库/王宁主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387-1220-8

I. 名… II. 王… III. 名家经典—文库 IV. 134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9491 号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

责任编辑:赵岩

装帧设计:阿流

策 划:大牛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北京通州东兴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11050 千字

印 张:440

版 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220-8/I·1177

全套定价:1112.00 元

目 录

散 文

《梵文典》自序	(3)
做告十方佛弟子启	(4)
告宰官白衣启	(10)
《文学因缘》自序	(14)
《潮音》跋	(16)
燕影剧谈	(19)
《双桺记》序	(21)
送邓、邵二君序	(22)
燕子龕随笔	(23)
女杰郭耳纒	(38)
女杰与无政府党	(38)
女杰之素行	(38)
女杰与枣高士之关系	(39)
女杰之气焰	(39)
狱中之女杰	(39)
英皇之警戒	(40)
各国无政府党之响应	(40)
呜呼广东人	(41)
海哥美尔氏名画赞	(43)



《秋瑾遗诗》序	(44)
《曼殊画谱》序	(46)
《初步梵文典》启事	(48)
《潮音》自序(英文)	(50)
南洋话	(52)
华洋义赈会观	(54)
讨袁宣言	(55)
《三次革命军》题辞	(56)
碧伽女郎传	(57)

小 说

断鸿零雁记	(61)
天涯红泪记	(110)
绛纱记	(115)
焚剑记	(129)
碎簪记	(140)
非梦记	(155)

诗 歌

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	(167)
住西湖白云禅院	(168)
莫愁湖寓望	(169)
晨起口占	(170)
花朝	(171)
春日	(172)
迟友	(173)



代柯子柬少侯·····	(174)
西湖韬光庵夜闻鹃声柬刘三·····	(175)
久欲南归罗浮不果,因望不二山有感,聊书所怀, 寄二兄广州,兼呈晦闻、哲夫、秋枚三公沪上·····	(176)
柬金凤兼示刘三(二首)·····	(177)
题《静女调箏图》·····	(178)
本事诗(十首)·····	(179)
游不忍池示仲兄·····	(182)
调箏人将行,出绡属绘《金粉江山图》,题赠二绝·····	(183)
樱花落·····	(184)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二首)·····	(185)
失题(二首)·····	(186)
过蒲田·····	(187)
淀江道中·····	(188)
过平户延平诞生处·····	(189)
步元韵敬答云上人(三首)·····	(190)
柬法忍·····	(191)
东居(十九首)·····	(192)
吴门(十一首)·····	(197)
海上(八首)·····	(200)
何处·····	(203)
芳草·····	(204)
偶成·····	(205)
代河合母氏题《曼殊画谱》·····	(206)
集义山句怀金凤·····	(207)
次韵奉答怀宁邓公·····	(208)
落日·····	(209)
题《拜伦集》(原译《拜伦集》)·····	(210)



碧 阑 干.....	(211)
南楼寺怀法忍.....	(212)
为玉鸾女弟绘扇.....	(213)
彦居士席上赠歌者贾碧云.....	(214)
东行别仲兄.....	(215)
憩平原别邸赠玄玄.....	(216)
佳 人.....	(217)

题画·题照

题《参拜衡山图》.....	(221)
题《长松老衲图》.....	(222)
题《白马投荒图》(一).....	(223)
题《白马投荒图》(二).....	(224)
题《清秋弦月图》.....	(225)
题《寄邓绳侯竖幅》.....	(226)
题《卧处徘徊图》.....	(227)
题《悼故友念安图》.....	(228)
题《白马古寺图》(一).....	(229)
题《白马古寺图》(二).....	(230)
题《潼关图》(一).....	(231)
题《潼关图》(二).....	(232)
题《听鹃图》(一).....	(233)
题《听鹃图》(二).....	(234)
题《华罗胜景图》.....	(235)
题《百助照片》寄包天笑.....	(236)
题《与桂弟合照》寄蔡哲夫.....	(237)



书 信

致卢仲农、朱谦之	(241)
致刘三	(242)
复刘三	(243)
致黄晦闻、蔡哲夫	(244)
复萧公	(245)
复某君	(246)
复柳亚子	(247)
复陈陶怡	(248)
致陈陶怡	(249)
致郑桐荪、柳亚子	(250)
致柳亚子	(251)
致柳亚子	(252)
复邵元冲	(253)
致邵元冲	(254)
致邵元冲	(255)
复柳亚子	(256)
致徐忍茹	(257)
致徐忍茹	(258)
致徐忍茹	(259)
致徐忍茹	(260)
致沈燕谋	(261)
致杨沧白	(262)
复刘半农	(263)
复刘半农	(264)
致杨沧白	(265)



复刘半农	(266)
致邵元冲	(267)
复柳亚子	(268)
复柳亚子	(269)
复蔡哲夫	(270)
复萧纫秋	(271)
致萧纫秋	(272)
致丁景梁	(273)
致柳亚子	(274)
复柳亚子	(275)

翻译诗·文·小说

《沙恭达罗》颂	歌 德(279)
星耶峰耶俱无生	拜 伦(280)
去 燕	豪 易特(281)
颯颯赤蔷薇	鼓 斯(282)
冬 日	雪 莱(283)
答美人赠束发毵带诗	拜 伦(284)
去国行	拜 伦(285)
赞大海	拜 伦(288)
哀希腊	拜 伦(291)
悲惨世界	雨 果(295)

散 文



《梵文典》自序

如是我闻：

此梵字者，亘三世而常恒，遍十方以平等。学之书之，定得常住之佛智；观之诵之，必证不坏之法身。诸教之根本，诸字之父母，其在斯乎？夫欧洲通行文字，皆原于拉丁，拉丁原于希腊。由此上溯，实本梵文。他日考古文学，唯有梵文、汉文二种耳，余无足道也。顾汉土梵文作法，久无专书。其现存《龙藏》者，唯唐智广所选《悉昙字记》一卷，然音韵既多龃龉，至于文法，一切未详。此但持咒之资。无以了知文义。

衲早岁出家，即尝有志于此。继游暹罗，逢鞠宰磨长老，长老意思深远，殷殷以梵学相勉。衲拜受长老之旨，于今三年。只以行脚劳劳，机缘未至。嗣见西人撰述《梵文典》条例彰明。与慈恩所述“八转”、“六释”等法，默相符合。正在究心，适南方人来说，鞠宰磨长老已圆寂矣！尔时，衲唯有望西三拜而已。今衲敬成鞠宰磨长老之志而作此书。非谓佛刹圆音，尽于斯著，然沟通华、梵当自此始。但愿法界有情，同圆种智。抑今者佛教大开光明之运，已萌于隐约间，十方大德，必有具备迅勇猛大雄无畏相者。词无碍解，当有其人。他日圆音一演，成金色佛遍满娑婆即娑。虽慧根微弱，冀愿力庄严，随诸公后。若夫忘言忘思，筌蹄俱废，奚以是为？然能尔也。

岭南慧龙寺僧博经书于西湖灵隐山



做告十方佛弟子启

自迦叶腾东流像法，迄今千八百年。由汉至唐，风流乡盛；两宋以降，转益衰微。今日乃有毁坏招提改建学堂之事。窃闻海内白衣长者，提倡僧学，略有数人。以此抵制宰官，宁非利器！然犹有未慊者，法门败坏，不在外缘而在内因。今兹戒律清严、禅观坚定者，诚有其人。而皆僻处茅庵，不遑僧次。自余兰若，惟有金山、高旻、宝华、归元，人无异议。其他刹土，率与城市相连，一近俗居，染污便起。或有裸居茶肆，拈赌骨牌，聚观优戏，钩牵母邑。碎杂小寺，时闻其风。丛林轨范虽存，已多弛缓。不事奢摩静虑，而惟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嘱累正法，则专计资财（此弊广东最甚。其余虽少，亦不求行证，惟取长于世法而已）。争取缕衣，则横生矛戟。弛情于供养，役形于利衰。为人轻贱，亦已宜矣。复有趋逐炎凉，情钟势耀。诡云护法，须赖人王。相彼染心，实为利己。既无益于正教，而适为人鄙夷。此之殃咎，实由自取。详夫礼忏之法，虽起佛门，要为广说四谛八正道等，令自开悟。岂须广建坛场，聚徒讽诵？

昔迦王虐杀安息国人，自知灭后当墮地狱。马鸣菩萨，以八地圣僧为之礼忏；但得罪障微薄，尚墮龙身，岂况六通未具，四禅犹缺；唐持梵呗，何补秋毫？此方志公智者，虽作忏仪，本是菩萨化身，能以圆音利物。若在凡僧，何益之有？云栖广作忏法，蔓延至今。徒误正修，以资利养。流毒沙门，其祸至烈。至于禅宗，本无忏法。而今亦相率崇效，非宜深戒者乎！应赴之



说，古未之闻。昔白起为秦将，坑长平降卒四十万，死入地狱。至梁武帝时，致梦于帝，乞所以救拔之方。帝觉，求诸志公。公曰：“闻《大藏》中有《水陆仪文》一卷，若得之，如法行持，可以济拔。”于是集天下高僧，建水陆道场七昼夜，凡一切善法所应行者悉行之。一时名僧咸赴其请，应赴之法自此始。昔佛在世时，为法施生，以法教化众生。人间天上，莫不以五时八教次第调停而成熟之。诸弟子亦各分化一方，恢弘其道。迨佛灭度后，阿难等结集三藏流通法宝。至汉明帝时，佛法始入震旦。唐宋以后，渐入浇漓。取为衣食之资，将作贩卖之具。嗟夫！异哉！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从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与而不取之谓。

今我以法与人，人以财与我，是谓贸易，云何称施？况本无法与人，徒资口给耶？纵有虔诚之功，不赎贪求之过。若复苟且将事，以希利养，是谓盗施主物，又谓之负债用；律有明文、呵责非细。不坐铁床、饮洋铜者，无有是处。付法藏者，本以僧众宏多，须入纲纪。在昔双林示灭，迦叶犹在叶波过七日已，乃闻音耗，自念如来曾以袈裟衲衣施我，圣利满足，与佛无异，当护正法（《善见律毗婆沙》第一）。此岂明有付法之文？正以耆年有德，众望所归故也。此土天台一宗，自谓直接龙树。而授受相隔，事异亲依。禅宗虽有传灯，然自六祖灭后，已无转付衣钵之事。若计内证，则得法者或如竹林竿蔗，岂必局在一人？若计俗情，则衣钵所留，争端即起，悬丝示戒，著在禅书。然则法藏所归，宜令学徒公选。必若闻修有缺，未妨兼请他僧（惟不可令宰官居士与闻选事，以所选必深于世法者故）。何取密示传承，致生诤讼，营求嗣法，不护讥嫌？若尔者，与俗士应举求官何异？而得称为上人哉！王者护法之事，虽起古初，印度四姓有分，婆罗门夙为贵种，主持宗教，尊为王家。刹利种人，宜多愤嫉。佛以净饭王子，为天人师。帝王归命，本以同气相求，自然翕合。



即实而言，为仁由己；出其言善，则千里应之。岂待王者归依，方能弘法？此土传法之初，诚资世主；终由士民崇信，方得流行。唐时虽重羽流，而瞿昙之尊，卒逾老子。三武虽尝灭法，而奕世之后，事得再兴。吾宗苟有龙象，彼帝王焉能为损益哉？顷者，日本僧徒，咸指板垣退助（日本勋臣，创议废佛法也者），以为佛敌，其实百万哑羊，娶妻食肉，深著世法，隳废律仪。纵无板垣，彼僧自当为人轻蔑。不自克责，于人何尤！吾土诸德，犹有戒香。不务勇猛精进，以弘正法，而欲攀援显贵，藉为屏墙，何其左矣？

夫世尊制法，“王”、“贼”并称。周武帝初年信佛，道安说法，令帝席地听之，与设食会餐，帝自辞曰：“法师不宜与贼臣同席。”即敕将去（见宣律师《续高僧传》）。此则“王”、“贼”同言，末世犹知其义。至于法门拜俗，礼所宜绝。远公已来，持之久矣。宋世始有称臣之法，清代遂隆拜帝之仪。斯皆僧众自污，非他能强。及至今日，宰官当前，跪拜惟谨，檀施在目，归命为依。乃至刊《同戒录》者，有戒元、戒魁等名。依附俗科，尤可鄙笑。夫儒俗逸民，尚有不臣天子；白莲邪教，且能睥睨贵游。何意圣教衰微，反出二流之下！近世基督教救世军有布斯者，自称法将，随俗利人，虽小善未圆，而众望斯集。一谒英皇，遂招物议。以彼人天小教，犹当清净自持。岂有无上正觉之宗，而可枉自卑屈？且法之兴废，视乎人材。枉法求存，虽存犹灭。仁者弘教，当视势利如火坑矣。然则佛门戒范，虽有多途，今者对治之方，宜断三事：一者礼忏，二者付法，三者趋炎。第一断者，无贩法名；第二断者，无净讼名；第三断者，无猥鄙名。能行斯义，庶我薄伽梵教，无泯将来。若欲绍隆佛法，则有自利、利他二门要之悉以义解为本。欲得义解，必持经论。今者缩版《藏经》，现在日本（全藏只须一百七十余元）。寺置一函，其费无几（今人多喜往柏林寺奏请《龙藏》，较其所费三十倍于



缩版《藏经》。王家赐藏，无过尘世虚荣，何益佛事？若欲藉为护符，求免封闭，亦不可得。日本缩版印行已二十年，而购求者殊少，固知其意在彼不在此也。思之真堪堕泪。金陵扬州亦有流通印本，取携既易，为益弘多。念诸大德，固应计度及此。然以近世度僧，既太率易，有未知文字而具授菩萨戒者（此不得以六祖藉口）。是故建立僧学，事为至急。详邬波柁耶之名（译为亲教师），亦以泛唤“博士”，西方或云“乌社”，此土遂有“和上”之名（见《南海寄归传》三）。是和上者，本以教授经论为事。《慈恩传》述那烂陀寺诸僧，以通经多寡为高下。此则建置精舍，本为学人讲诵之区，若专求止观者，冢间林下，亦得自如，即不烦设寺矣。乃若保持琳宫，坐资寺产，逸居无教，等于惰民。如成都昭觉寺僧，资财百万，厚自营生，卒为宰官掙收。此之执吝，欲何为耶？

尔来东南各寺宇，间设学堂。是宜遍及神州以合立寺文义，然助成其事者，多在士人。或乃随逐时趋，不求实用。向闻杭州僧学，乃教英文。夫沙门入校，趣于解经。欲解经者，即须先习汉文为本。晋、唐翻经诸师，多通字学，至今《一切经音义》、《止观辅行传》诸书，尚为儒人所宝，经文典则（远过欧、曾、王、苏之文），非先审儒书文义，未易深通。唐以前书，是宜观览，宋以后书，除理学外，无庸涉猎。亦如印度诸僧，必晓吠陀之学。俗人干禄，可以不识汉文。沙门解经，岂得昧于句义？如欲兼明异语，正可讲及梵书，何须遽习英文，虚捐岁月？往者悉昙章义，略记音声。非独“八转”（八转声即八格）、“十罗”（十伽罗声即十时），绝无解说。名词物号，亦不一存。此但持咒之资，无以了知文义。然则名身句身，必应穷了。念昔奘公未出以前，罗什诸师，译语或多影略。是须明习梵文，校其元本。又大、小乘经论，此方所未译者，其籍犹多（据费长房、宣律师所述：菩提留支带来梵经凡万余卷，真谛三藏所携，若尽译出，可



得二万余卷。今计全藏所有，并省复重，视梵土才五分之一耳)。今印度佛学虽微，犹有中土所未译者。如能翻录，顾不快耶？又况六师外道此方所译，惟胜论有《十句义》，数论有《金七十论》，自余诸哲，竟无完书。六师义谛闳深，远在老、庄之上。一遭佛日，燧火失明。不读六师之书，宁知佛教所以高远！且波儼尼仙所陈，乃为字学。尼夜耶宗所说，即是因明。佛家既录其长，岂容芒昧？前者《优波尼沙陀书》，罗甸已尝译录。顾于中土，反缺斯篇，是亦宜为甄述者矣。日本学梵文者，多就英都，直由心失均平，重欧洲而轻印度。若求谛实，何如高蹈五天？径从受学，纵其未暇，亦可礼致明师，来相讲授（印度佛法虽微，而吠檀多教尚盛，其师皆明习梵文。今官立学校，岁费三、四千金，以求欧洲教授，尚不能得其佳者。若印度梵师，专授声明、因明之术，求则得之。集合数寺，不忧无资延请也）。此与学习英文，孰缓孰急，断可识矣。欧洲哲学，习内典者，亦所应知。然比于梵书，犹为当后。然诠慧学，又在德国诸师，无取英人肤浅语也。综此数事，今所急者，惟在汉文；次所急者，斯为梵语；后非急者，乃是欧书。愿诸大德，以大雄无畏之心，倡坚实不浮之学。解经以后，以此自利，则止观易以修持；以此利他，则说法不遭墮负。佛日再晖，庶几可望。又今南土沙门，多游日本，日本诸师亦欲于支那传教。俗士无知，谓宜取则，详东僧分明经教，实视汉土为优。至于修习禅那，远有不逮。置短取长，未妨互助。若其恣啖有情，喜触不净；家有难陀之天女，人尝帝释之鸽羹，既犯僧残，即难共处。而说者以为时代不同，戒律即难遵守。大乘佛教，事在恢弘。不应牵制律文，介然独善。去岁有月霞禅师自金陵来，即遇多人劝其蓄内，禅师笑而置之。夫毗尼细节，岂特今古有殊，亦乃东西互异。四分十诵，科条繁密，非专习戒律者，容有周疏。若彼大端，无容出入。佛制小乘食三净肉，大乘则一切禁断。至夫室家亲昵，大小俱遮。若犯此者，